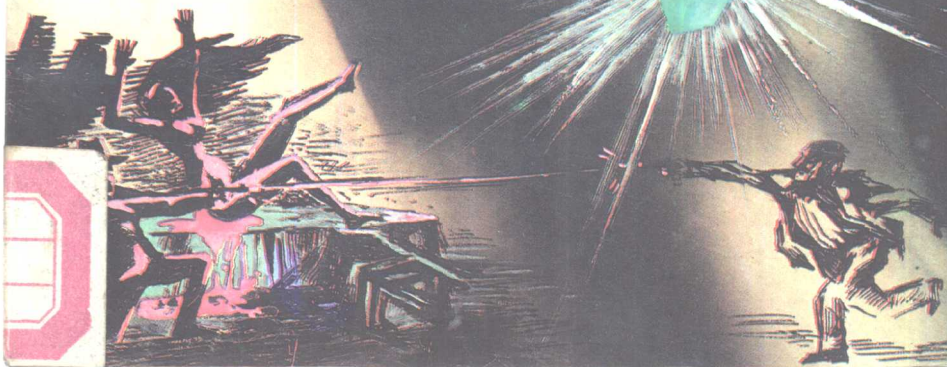


杰·布朗 著
吴水华 姚凡立 译
刘景胜 李杭生
中文总成

宝石喋血

安徽文艺出版社



I712.4

324

2

宝石喋血

安徽文艺出版社

063684



女子学院 0062599

(皖)新登字 04 号

宝石喋血 [美]杰·布郎 著 吴水华 姚凡立 刘景胜
李杭生 译 中文总成:卢小春

责任编辑:林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排版: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刷:马鞍山市印刷总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375

插页:2

字数:334,000

版次: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13—7/I·733

定价:6.4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她又在梳头。

珍妮特·斯普林格坐在宽厚的扶椅上，无意识地梳着。只有在那把曼森·皮尔逊牌发梳的钢针刺痛了她的头皮时，她才放松刷把，而后又从头照常梳着。

她已梳了一个多小时。一梳三个小时是常事。发梳一次次顺着缕缕乌亮、整齐的齐肩发而下，引起微微噼噼的放电响声，惹得珍妮特不断地梳下去。每梳完一下，她都要用力弹一下发梳，像是弹去上面的东西。她常对自己说，她这是做傻事。她根本不相信梳刷能治脑疾，使劲再大也无济于事。然而，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梳着，尤其是当她觉得清醒的日子不长时，她更是要梳下去。

珍妮特的右臂好像与身体其它部分不是连在一起似的。右手在不停地忙着梳头，而身体的其它部分却僵如磐石。双足并得整齐地踏在地板上，脚踝骨和双膝紧贴在一起，闲着的一只手夹插在大腿的中间。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上身像僵硬了似的，两臀仿佛锁固在椅上。双乳、喉部和下巴由于背脊弯弓而向前伸突，看上去像是故作姿态，邀人观赏，其实珍妮特并不是心血来潮想独演哑剧。她坐在那里双唇不禁慢慢绷紧，两眼渐渐失去光泽。

奇思异想在珍妮特的脑海里急骤翻腾，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混为一谈。她感到她的大脑在自搅思绪，一片混乱。她知道

这是什么症状，也了解这些症状会导致她走向何种境地。凭以往历次经验，她知道抗拒是无用的。她只是渺茫地希望这种中间状态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那怕是多持续几天也好。恶化的症候是一周前开始的。起始是好急躁，但不久就发展到好发脾气。像一下子找不到书看到了哪里，或把信封角上的邮票贴歪了之类的丁点小事，也会使她勃然大怒。她失落的東西也多起来。东西失落后，如把眼镜或其它东西掉到地上，她立即就会怪东西不好，并用脚去踢它。她说话的嗓门比以前大，速度也较以前快。她的精力非常充沛。为了发泄，她躺在地板上，用脚勾住大沙发，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她还像戴手套一样地将白羊毛袜套在手上去擦拭床和梳妆台下的灰尘。半夜两点她就起来拔她那件黑毛衣上的绒。她的睡眠是短暂的小憩，眼皮一睁就全然清醒。昨夜她根本就没有入睡，赤身躺了几个小时，盖的被褥也被掀到下边。颤抖是一种恶化的表现。不时地有一张面孔从门上的透明塑料窗里窥视她，每次她都要坐起来瞪眼，一副被打搅的神色。有一次她还起来在房里踱了好长一会。踱步的时候，她闭着双眼，因为这样可以使她觉得她是在笔直向前走，很快就要好了。然而回到床上一闭上眼，情况更糟，丢到脑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一窝蜂地向她袭来。

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令人醉心的往事；

无尽荒诞的春欢。

天刚破晓，她就考虑收拾行装。她先把她许多可爱的东西——想了一遍，而后把适合本月，也就是四月在罗马用的放到一旁。

珍妮特·斯普林格已二十六岁了。

在海梅多她已住了三年，这是她住的时间最长的一家私人诊所。在进海梅多之前的十年里，她共住过五家私人诊所。诊所的房屋都是一色宽大的康涅狄格式建筑。这些房从前是城里富翁们的乡间的休养之所。周围是一片沃野，房屋坐隐其中。这种房屋派作日前的用场是再好不过的了。（谁知道，那些年岁里有多少原来业主的子孙回来，甚至还幽居在这些休养之所？）

珍妮特称这些诊所为“看守所”，她就是被看守在这些地方，要回家非乘车不可。

由于她是个负担，所以在她从一个“看守所”被转到另一个“看守所”时。接受了她的诊所很快就会后悔。他们找了些站不住脚的借口，坚持要让她走。也有一些诊所很坦率，直说他们对她无能为力。她的病太复杂，想不出合适的办法来治疗。他们喜欢的是像小鸟一样驯服的病人，任他们按时将使人屈服、便于诊断的药剂放入口中。所以，诊所的人，从一般护理人员到精神病医生都像患者一样离不开抗精神病的药剂。他们靠这一毫克、那一毫克的药品抑制精神病的发作。

珍妮特与众不同，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愿意服药。她倒十分乐意服药，若能使她的病情有所减轻，她会感激不尽，然而她服不得药。

首先在她身上试用的抗精神病药是氯普鲁马吹，但她身体吃不住，改用卤吡醇也有不良反应。珍妮特最有希望服用的药是碳酸锂。她要了一份碳酸锂的说明书，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认为使用碳酸锂是上帝的旨意，她至此所碰到的药的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是把她引向服用碳酸锂。碳酸锂是一种有奇效的药，可以减轻她的狂躁、焦虑和恐惧，保持她身心的

平静,使她再也不会受这该死的疾病的支配。碳酸锂在医治躁狂抑郁症病人中已取得了疗效。

她要用这种药。

她向支配她身体的力量祈求,请它让她的身体能适应这种药。

诊所主任查阅了珍妮特的病历,这次比以往看得细。由于她以前不适应药疗,他不想用此药。他注意到,由于某种原因碳酸锂没有在她身上试用过,也许是因为它太新,或是药性太急,怕使用它出危险。至此为止,他本人用的这种药效果都比较好,如果在这个疑难病人身上有疗效,那将会为他的医誉大增光彩,甚至还可以写一篇论文刊登到《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这位医生嘱咐给珍妮特每天三百毫克碳酸锂,分三次服完。初用剂量是很谨慎的。他还反复叮嘱,每天早晨服药前要抽血查验血清,如果她的血清含量超过 1.6 或出现任何不良症状,必须立即通知他本人。

初服碳酸锂时,珍妮特很乐观,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反应。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希望也与日俱升。

出于心理习惯,她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当她感到自己有一种未曾有过的轻快感觉时,她确信这不是幻觉。她认为她很快就会有幸福,实际上,她感到有点眼花缭乱,仿佛喉咙里塞满了小气泡,抑制不住地往外冒。

极其平常的事都会使她感到有趣:自己的脚趾碰到一件舒适的东西,户外的鸟儿昂头翘首,甚至一张空白的信纸都会使她感到乐趣无穷。单独一人时,她对着天花板角落的一个水污点咯咯发笑——她特意把这个水污点设想成测验她所能想像到的最严重的精神病人的墨点。有意思的是她真的变得欢乐得意。碳

酸锂真的有效。

她还觉察到了其他变化。

有时，她感到头晕，似乎每当眼花缭乱时就有这种感觉。她口很干，并有一股金属的臭味，无论怎么漱口都清除不了。双手抽搐，像抽了惊似地跳。没什么，她告诉自己。

服用碳酸锂的第八天是这样开始的：

“早上好，珍妮特。”

“早上好！”

“今天感觉怎么样？”护士问。

“好一点，谢谢。”她声音较大，吐词很快，好像所有的词都是一口说出来的。她仍躺在床上，伸直胳膊。护士为她抽血后，她坐到床沿上，眼睛看着浴室方向。正当她欲起身去浴室时，她感到胸前一阵空虚，突然头一歪，双手似木偶一样在空中乱舞，眼珠在眼眶里直翻。

她摔倒在地，是从床上跌落下来的。

她叫了一声，声音很短促，像是从喉中挤出来似的。她两腿向上一顶，双膝碰到了胸部，两肘压顶在她的身上。她喘着气，显然是喉咙里的气接不上，肤色铁青。她无法控制这一切的发生。

她的躯体彻底瘫痪了，仿佛一切都被抽空了似的。

然而，不多久，一阵难以忍受的肌肉紧张，险些将她撕裂，白沫从她口中溢出。

她折腾了几分钟后戛然而止，双目圆睁着。医生护士们把她抬到床上时，她仍不省人事，瞳孔放大，一动也不动。护士抽出强塞进她牙齿间保护舌头的圆珠笔，坚硬的笔管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牙印。

醒过来后，珍妮特十分茫然，一点也记不起发病时的情景。

她感到疲倦，非常想睡。临睡前还想她是多么失望。

那天早上抽血化验结果：珍妮特的锂血清含量为 2.2，远远超过了致使中枢神经系统中毒的标准。使她的医生大惑不解的是碳酸锂在她体内怎么积聚得这么快，也许再有一两天，她就会昏迷甚至死亡。他的医誉也因此而一落千丈。在这段病历的结尾，他用醒目的大写印刷体写道：“注意：碳酸锂不可再用。”

其他医院为她采用别的药物，剂量一再减半，最后实际上无法计量。每出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品，珍妮特总是要让她试用，结果毫无疗效。她总是有反应，不单是严重的副作用，而且往往是有生命危险的直接作用。

珍妮特的病使医生们束手无策，全国三位权威精神病药理学专家前来会诊。他们进行了反复研究，多方探索，亦无良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珍妮特的药物过敏反应与她天生不适精神病药物治疗有关，其原因之复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等于宣布珍妮特·斯普林格患的是不治之症。

她坐在海梅多三楼病房里的厚实的扶椅上，面对着一扇敞开的双重窗。窗格密而小，嵌的都是不碎玻璃。窗的框格看上去是木制品，而实际上是钢的，表面涂了一层漆，看上去不像钢窗铁杆那样令人心灰意冷。

为了使珍妮特的房间既安全，又不像病房，她的亲人们尽了最大努力。房里当然不可能像家里那样舒适，但摆设的东西都是她熟悉和喜爱的。靠一面墙摆着她的床，对面顶墙放着从家里拿来的沙发，其它家具也都是从家里搬来的。她父亲的六屉立式梳妆台和母亲一直视为家珍的安娜女王时代式样的小写字台也搬到了这里。地板上铺的中国地毯，是她的两个哥哥亲自用肩扛上来的。

其它常用什物也要有尽有：一只特别舒适的枕头、一条手工编织的花披巾、一些他们知道她读而不厌的书籍。在她哥哥菲力浦所恋爱的女友奥德丽送给她的东西中有一份名为 W 的周报，也不知是出于什么灵感，她知道周报上那些谎言奇谈，有时会使她怡情自乐。

房里四周挂着她不能朝夕相伴的亲人的照片，有几幅是严肃的照片，但大部分是抓拍镜头特别好的生活照。看到这些照片，珍妮特感到自己就在他们中间。她父亲有一张照片是贴在他最后持用的护照上的。她将护照打开靠立在梳妆台上：父亲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国务院的大官印使他朴素的小领带和庄重的黑礼服变得凹凸不平。护照盖过印的入境处几乎都是伦敦和纽约。最后一个盖外国印的入境处是比利时。整页就盖了这一个印，而且印盖得很重，把印油都搞糊了。这是他临终前十天盖的。珍妮特老是想着他孤单一人，在安特卫普，身体不好。

这张护照是她要来的父亲的一样遗物，此外还有一件是椭圆形的浅底银盘。她父亲生前一直把它放在梳妆台上，盛放他平时的杂物：衣领衬垫、衬衫领口、袖口链扣、外国硬币，还有他的那枚纪念石。她按照自己的记忆，保持银盘和盘里东西的原来放置。在盘里有的东西中唯一未让她保留的只有几枚肯定是父亲从新衬衫上取下的蓝圆头别针。

在珍妮特的脑中，她的房间是有地界的，根据其心理状态的不同而泾渭分明。

沙发，这是令她沮丧的地方。她把脸钻进坐垫间的缝隙里，那副畏缩的样子确实不值得一顾。在沙发上，她的双腿、两臂和脊骨就会变得僵硬，常常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里久不移动。也就是在她呆在沙发的时间里，她在双手手腕的内腕上留下那些纵

横交错的疤痕。她暗地里称这些疤痕是死神的吻。她不会再挖空心思地去求死。当然，若有便利条件，她还是会想一死了之。但房里再也没有家具架能够得上布满电线的天花板上的灯泡，她连用来打碎灯泡，取块碎玻璃片的东西都没有。

床，这总是她的狂躁症最终发作的地方。是她像格利佛人一样，被强制躺着，全身被绑缚得不能动弹，口里泼出徒劳无益的污秽之言的地方。

恰好在沙发和床的中间放着扶椅，这是相伴她多年的一把椅子，光滑的布椅面是她离忧郁与狂躁最远、距身体复原最近的地方。她是这么认为的，坐在这宽厚的扶椅里是她的中间时期。

这中间期又在离她逝去。

她越梳越快，发梳的钢针重重地打扎在她的头皮上。梳着梳着，她忽然在中间停下来，手正将发梳往边桌上放，可大脑却指使它把梳子随地使劲一掷。发梳砰地一声掠过地板，又猛地从床底踢脚板上弹回，可她毫不痛心。

她屈服了，身体也软了下来。

她抽出夹插在两腿间的手，身体滑倒在椅子上，继而沿着扶椅下躺，整个身躯几乎平躺着，头与身体其它部分成垂直状态，下颚顶着锁骨。她把双脚伸向窗槛，她乳白色的旅游鞋没有鞋带，长长的鞋舌桀骜地突出鞋外。她双脚左右猛一甩，两只鞋离足飞去。她把赤脚放回窗槛，脚趾前新英格兰的春色，窗外枫林新叶映入她的眼帘。她凝视了这些新叶片刻，很容易看出那些灰绿色的叶茎。她的视力比其他人敏锐，可以算得上是千里眼。她这样对自己说。

半英里以外，汽车正沿着大道疾速奔驰。透过枫林枝叶的缝隙，珍妮特看见各色车辆闪闪而过，转瞬即逝。她想。管它们往

那里奔，也许它们去相撞。一辆满载车和另一辆满载车顶头相撞，这样的景观令她感到很快活，尤其是起火爆炸的情景更使她快乐不已。她想，假如她能聚精会神地坚持想像到一定的时候，她八成会使这种情景主观化的。她真神了，无所不能，她自称能耐有限完全是为了自得其乐和所有人的幸福。

她赤裸的双脚不停地作响，合上她心里哼唱着的调子的节拍。她霍地站了起来。

由于她失去了青春丰满的时机，苗条的身躯显得有些干瘪。她还算得上漂亮，但这种秀质只有经过几番苦楚才能被人赏识。肌肉的紧绷使她从口角到眼角都留下了清晰的裂痕。

她在房里走来走去，那急冲冲的样子好像要去办什么急事，那犹豫彷徨的举止，仿佛拿不定主意要到什么地方去。从写字台走到梳妆台，从梳妆台到扶椅边，就这样绕来绕去，刚想去翻翻新版的《名利场》，又改变主意想去试穿一下奥德丽上周带给她的部分夜礼服。这时房里的独门开了，开门声把她的这样那样的想法驱赶得烟消云散。

开门进来的是莫森，珍妮特最讨厌的男护理员。他身材修长，瘦骨嶙峋，喉结高高隆起，嘴边留有一抹小胡子。

“吃布丁。”莫森平平淡淡地说，他手捧一只层压塑料盘，将它放在扶椅边的桌子上。

珍妮特未理他。

“今天是黄油硬糖布丁。”

“把你的生殖器插进去吧！”她恶声地说道。

莫森并不在意。他喜欢他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使他有幸看到平常为所欲为的特权者丑态百出，给了他任意予惠于他们的机会。

珍妮特走过房间，旁若无人似地将一双赤脚抬起，搭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搔起脚背来。指甲抓皮的声音很响。她慢悠悠地搔着，眼睛一直看着别处，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裙子已翻然而起，大腿和胯部全暴露无遗。

莫森可注意到了。他从不拒绝沾便宜，更何况这不仅仅是搔人心神的细皮嫩肉，她连内裤都没穿呢！

珍妮特仍对他不顾不理。她虽然不搔脚，但腿仍翘着，还慢慢一张一合地动着，一会城门关闭，一会天门敞开。

他告诫自己只要知道能占她的便宜就该满足了。她干什么是她的事，与他无关。他们总不能因为他看见了就解雇他吧！他用舌头舔了舔小胡子，将双手插进绷得紧紧的白色牛仔裤屁股上的两只口袋里。

珍妮特继续骂莫森，她向他周身扫了一眼。

他向她走来！

如果他走过来抓住她，她就会叫起来。她都准备好了，声音就在喉咙里。然而，莫森的行动仅仅是换了一下站立的位置而已。

珍妮特十分失望，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这个该死的东西！珍妮特急切的心情打破了这骗人的平静。她本不会叫起来，但她的骨盆切望人搔。她放下腿来，对莫森更是深恶痛绝。

她隔着椅子说，“把布丁给我。”

莫森受过训练，知道在满足病人要求前要三思而行，但这个要求似乎并无危害。布丁装在硬纸碗里，放在纸板盘上，连调羹也是硬纸做的。与布丁配用的只有两块糖果。他端起布丁，伸手递给她，她隔椅伸手接着。珍妮特刚从莫森手中接过布丁，就将碗和其它东西一起向他砸去。

莫森满脸都是布丁，落在眉毛、睫毛和胡子上活像粪便一般，连雪白的衬衣上也溅了许多。“你这个死泼妇！”他喊了起来。

珍妮特放声大笑，仿佛刚听了一个小有幽默的故事。

就在莫森用衬衣袖子擦去眼上布丁的时候，珍妮特突然蹲下抓住大椅子的脚架。看上去，她好像力气不够抓不起来，然而，她猛地一使劲，举起椅子向他砸了过去。他敏捷地跳开了，不然难免要受皮青肉痛之苦。

莫森怒火中烧，再也不顾诊所不许单人试图控制发怒病人的基本规定，向珍妮特扑去。

她很灵活，他抓不住她。

他大步向她扑去。

她并不害怕，反倒觉得挺有趣。

他猛地向她冲去。

她往旁边一闪，又是杂志、又是报纸地向他扔去。报纸脱手而散，在半空中张开，成了她的保护物。报纸杂志落到地毯上，莫森踩滑失足跌了个四脚朝天。

他怒极了，天花板角落的电视摄像机没关系，监视台正好是他当班，没人看见。他要抓住她，将她反背剪手，压得她手臂要断为止。

珍妮特在对面从地板上拿起了一样东西，是那个层压塑料盘。她握住盘边，像甩飞碟似地向莫森斜削过去，盘子喇地飞了过来，打得莫森措手不及，只有弯腰抬臂，以防伤了脸面。

盘边在莫森腋窝下的十五公分处，切体而落，莫森痛苦地叫了一声，肋骨无疑被折断了。他按了一下配在腰带上的遥控信号上的报警按钮，从房里退了出去。

珍妮特并不感到疲倦。

在莫森身上，她仅是消耗了一部分激情。此时，她又把精力发泄在沙发上，把坐垫抛来甩去。她在房里暴跳狂跳，一心要闹个天翻地覆。她感到她的激情越来越高涨。所见之物无不成为她的牺牲品。整洁是极不经破坏的，她那双无情的手左右开弓，把所有台面放的东西统统扫落到地。她父亲留下的那张梳妆台也被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掀了个底朝天。

四个护理员走了进来。

他们将她按倒在她搞得横七竖八的东西中间，四人一齐上才把她制服。他们开始低估了她的力气，让她一只腿挣脱了，踢在一个人的脸上，使他鼻血直流。他们最终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她制住，抬到床上。

莫森带着绑绳进来，衬衫上沾有血迹，他僵硬地卫护着他的左肋。他原想使用皮带，因为皮带没有绑绳舒适，珍妮特更容易伤害自己。在通常情况下，至少有两副皮带放在诊所药柜里。今天虽然没有其他病人发作，但皮带却不见了，莫森想可能是诊所的什么人把这两副皮带带回家捆东西去了。他只好将就着用软带，这种带子是用棉料编织成的，有点像轻柔的帆布。初见这种带子的人很难想像出它们的用途。每根带子七十五公分宽，一点五米长，上面有一条绞边加厚的口，以便将一头插进去形成一个环套。

再看珍妮特。他们将她按倒在床上，脸面朝上，用套子紧套住她的一只手腕，又上面绕了一圈，而后打了个丁香结。在这种情况下，诊所要求要打这种结，因为病人越拉，结只会越紧。带子余下两端系在床的金属架上。珍妮特的另一只手腕和两只脚也被按同样的方法绑起来了，四肢被捆的珍妮特再也构不成什么威胁。莫森借口不让带子绑得太紧而伤了珍妮特，主动要求留

下来。护士长要他去看看伤口，让另外一名护理人员留下了。

珍妮特扯开嗓子，骂尽淫言秽语，那急速流利的咒语仿佛是相串在一起，源源不断地脱口而出。她不停使用的形容词当然是“该死的”，然而除此之外的咒人之言稀奇古怪，闻所未闻，逗得留守看护她的人发笑。

挣扎中，她的裙子被卷到了腰上，护理员将裙子拉下来，并为她整理好。他把所有绑带都检查了一遍，把绑住她右脚带子的松垂部分放长了一些，使她有足够的活动余地。他还把一只枕头鼓了鼓，放到她的头下，正好把脸面送到了珍妮特的面前。她对准他的眼睛，猛吐一口唾沫。他抽身离房而去，再不在她身上浪费精力。

房里只剩下了珍妮特一人。

她的行动表明，她的狂暴不是做戏给人看的。她怒气越来越盛，所有积聚的狂涛在她体内澎湃，身体深处的猛兽在摇尾舔舌。她激烈地扭动着身躯，腰背弯跃到了顶点。她不停地拱扭着臀部，竭力使自己脱缚而出。虽然绑带上衬垫着绒布，但经她又拉又绷，手腕脚踝都破了皮，再下去，就要流血。然而，狂暴的人往往神经麻木，不知痛痒，也不知保护自己。一般的骨肉之躯按理该精衰力竭了吧！但她却不然，她仍然拼命地挣扎，自始至终，泼骂不止。

她闹了快整整两个小时。

直至此时，珍妮特才开始感到需要安静。她周围的空间变得一片寂静，将她紧紧地包围着。突然她又想继续挣扎，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抑制了——虽然不是她自己有意识地抑制的。

她躺在那里，平直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此时她能认识天花板以及上面那熟悉的水污点，她熟识的的左壁，也知道了自

己的处境。她还感到思想越来越像身躯那样变得瘫痪，仿佛有人告诉她，她的身体正在犯病，她想也许她的末日快到了，也许垂死的所有征兆就是这种心声的呼唤。好！她愿随召而去，欣赏着这呼唤的每个旋律。她闭上双眼，还是这体内的世界好，到了这里，死也就会自然降临。

对珍妮特的拯治已经展开了。

像两顶歪戴着的罗宾汉软帽长在左右肾上的肾上腺已受到影响，停止生产过量肾上腺素。已输入血管的肾上腺素已被抵消，从受刺激的状态降了下来。在通常情况下，过量肾上腺素的排放要持续十几个小时，而且不会出现像珍妮特感到要安静的明显感觉。她认为是她想安静的，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到那时，她已完全不由自主了。

一阵阵比水晶玻璃杯经三棱镜过滤的光还微弱的光波正进入珍妮特体内。这些光虽然十分柔弱，微不堪测，然而它们却直接进入她的体内。它们仿佛对她百般了解，轻车熟道地游历她全身各系统。她周身的血管，每根神经，身体的每个角落，它们都无不遍及。

对她的每一个器官，器官的每个组成部分直至每个微小细胞都作了诊察和诊断。

她的神经错乱原因被查明了。

她下丘脑内有两处神经细胞异常畸形，轴突太短，使这两处细胞与其它细胞的间隔比正常间隔宽了一倍。

有的时候，化学神经传递物使新肾上腺素聚积在那些短的神经轴突顶端，好比交通堵塞在堪用的桥上一一般。这种分泌物聚积的越多，就越使人狂躁不安。

所以，珍妮特急躁，好斗，最终发狂。